

经典即“摆渡”：当代西方诗歌的精神渊源

殷企平

内容摘要：“摆渡性”是西方诗歌经典的核心要素。把诗人比作摆渡人，无异于昭示着一个重要信息，即当代西方诗人仍然坚守着千百年来的诗意精神。诗歌的经典意义在于命名，在于用特殊的言语，破天荒地把新事物、新体验敞露于世人面前。进入当代以后，无论是在维度还是在语言手段方面，摆渡^命名都变得空前困难了；命名产生的是一种艰辛的愉悦，甚至是一种疼痛的愉悦。

你睁开眼睛!!! 我看见我的黑暗活着!
我看清了它的根底:
那也是我的 还在生活!

这东西也能摆渡? 也能苏醒过来?
谁的光芒在步步紧跟我,
莫非是给自己找个摆渡人?!

把诗人比作摆渡人,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。除了产生诸多丰富的联想以外,它还透露出一个信息:当代西方诗人仍然坚守着千百年来的诗意精神,执行着一个古老而神圣的任务,即“运送……无法言说的原始语言,跨过……沉默的海湾,到达……诗性的语言”(林恩 TK)。这一比喻还隐含着—个恒久的话题:经典是什么?这话题不但恒久,而且难得出奇。卡尔维诺曾经一口气给出了BT个关于经典的定义(BYC),其实这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,即不存在简单明了的经典定义。然而,用“摆渡”这一形象来形容真正的、优秀的、有可能成为经典的诗歌及其创作,似乎是十分贴切的,对于当代西方诗歌尤其如此。有鉴于此,本文拟就经典的当代西方诗歌的“摆渡性”作—探讨。

—!“摆渡”即命名:在疼痛中收获

把无法言说的原始语言,摆渡到诗性语言,这实际上是一个命名过程。海德格尔说得好:“……诗歌是对存在的首次命名,是对万物本质的首次命名。并非任何言语都可以充当诗歌,而只有—种特殊的言语才可以成为诗歌——凡是我们用日常语言来讨论并处理的事物,最初都要用—种特殊的言语来揭示,这种言语就是诗歌”(8&(6&))&'EBC)。也就是说,诗歌的经典意义在于命名,在于用特殊的言语,破天荒地把新事物、新体验敞露于世人面前。

在一定程度上,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命名史。地球每天都有新事物,人类每天都有新体验,因此每天都需要命名,至少每个发展时期都需 735 TD 0.018 Tc 9 0 -8.742857 Tm 14.839

缪斯”(O&../*' *\$6 [(24&, “[7 87 H>6&\$” KEaV)。事实上,焦虑何止是奥登的缪斯!在当代的优秀诗作中,几乎全都弥漫着焦虑。

我在一个黑色日子后弹奏海顿！
感到手上有一阵淡淡的温暖！

“ ”

我升起海顿旗帜

济慈诗风的浸染。更确切地说,他们的诗风主动靠拢济慈,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向后人传递一种信念。如赫希所说,莱文的诗歌“越来越强烈地表达出济慈式的信念,即相信人生的可能性是无边无际的”(8(+2# VVC)。他的一首诗歌就叫“信念”,其中写道,诗人的呼吸可以传递给“任何人,只要他能 ^ 相信生命会回归 ^ 一而再地回归,永无止尽 ^ 总带着相同的面庞”(8(+2# VDV)。另一位美国诗人沃伦(@";&'. P&\$ \$ [*''&\$) 以“记忆式诗人”(5"&. ", /&/'"1) 和“历史感”(#(+."'(2*0 +&\$+&) 著称,不过正如瓦利斯所说,“在沃伦的作品里,回忆加强并加深了现在,而且向未来开放”([*00*

空前,因而在可供诗人选择的题材中,挫折多于成功,失败多于胜利。不过,恰如博尔赫斯所说,“在失败中总有一种特有的尊严,而这种尊严却鲜少在胜利者身上找得到”(《博尔赫斯谈诗论艺》aL)。应该说,当代诗歌中最美的,莫过于这种尊严。这一情形可以在古今两位大诗人——华兹华斯和拉金——的对比中得到印证。假如华兹华斯当年还可以从记忆中的水仙花中汲取慰藉和力量,来抵御工业化、城市化漩涡中的喧嚣浮华,那么拉金的记忆中只剩下了满目凄凉的景象。在一次采访会谈中,拉金留下了一句名言“丧失之于我,犹如水仙花之于华兹华斯(O&5'(*.\$ (+,," /& F#*. 6*,, "6(0+ F&'& ,"' ["'6+F'".#)”(U.67 (\$ O&../*' *\$6 [(24&, 'P#(0(5 I*'4(\$"KDXK)。华兹华斯也遭受了丧失之痛,但是他还有水仙花,而拉金只能直面丧失亲人、丧失清洁环境、丧失家园(尤其是精神家园)后的废墟,所以他的丧失之痛远甚于华兹华斯。不过,在体现尊严及其美感方面,拉金丝毫不逊色于华兹华斯。小诗“广播”可作一例。该诗描写“我”在广播里收听音乐会现场直播,并想象现场女友的情景:

天很快就黑下来了!我失却了
一切,除了这宁静的外形,还有枯萎了的
半空的树上的叶子!后面
这调高的波段,狂怒的弓弦的暴风雨
更加无耻地远远地
克制着我的心灵,他们被切断的呼喊
让我绝望地去分辨
你的手,在那些空气中微弱地,敲着掌#(拉金,%广播#BEK Y BEX)

这里,黑下来的天、枯萎的叶子和狂怒的暴风雨其实都暗指西方文明的衰败(就像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,“拉金善于描写英国后工业社会的荒凉”以及“中产阶级生活的荒凉”⁸),而饱尝丧失之痛的“我”(“我失却了一切”)虽然没有水仙花的抚慰,却凭借音乐声苦苦地支撑着,守望着自己的理想——“绝望地去分辨你的手”一句让人感动:虽然“绝望”,但是他没有停止“分辨”。我们不知道他和远方的女友能否终成眷属,却知道他会坚守爱情,维护尊严。“在那些空气中微弱地,敲着掌”的手看似微不足道,其实很美,富有尊严,并且它不仅仅是“我”女友的手,而是每一个奋力摆渡者的手。

布鲁姆曾经给所有的经典作品下过一个定义,即“使美感增加陌生性(+,*\$)&\$&+))”(K)。我国学者陈众议也曾经论述过“陌生化”跟经典文学的必然关系。依笔者之见,布鲁姆所说的“陌生性”跟“陌生化”并无二致。确实,当代西方的优秀诗歌也未能例外。我们前面论及的诗歌,每一首都堪称美的巡礼,同时又凸显出陌生性,或者说都经过陌生化处理,在跨越不同时空尤其如此。我们不妨再以西印度群岛诗人沃尔科特(O&'&4 [*02'..)的名诗“欧洲的森林”为例,其中不乏过去与未来的连接,而连接的方式又美又陌生:

诗歌啊,假如不像食盐般可贵,
不是人赖以生存的词语,那它何来青春?
多少个世纪过后,多少个体系已经腐朽,
诗歌仍是面包,人类仍靠它生存!

(U.67 (\$ O&./' *\$6 [(24&, %O&'&4 [*02"..#KDDD)

把诗歌比作食盐和面包 ,并以此隐喻远近时空的延续和跨越 ,可谓陌生到了极致 ,然而这比喻又是那么贴切! 沃尔科特于 BCKK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,授奖词里这样写道 “维系他那伟大而美妙诗作的 ,是一种对历史的洞察……” (U.67 (\$ O&./' *\$6 [(24&, “O&'&4 [*0M 2"..” KDDC) 。诗人毕生致力于“加勒比主题”(: *'(; ; &* \$.#&/&+) ,但是由于他出生于英属殖民地 ,文化身份不确定(这也是一种痛苦) ,因此不得不从欧洲文学传统中寻找为上述主题服务的养料。他在自传性组诗“仲夏(J(6+>//&') ” J(6

8('+2# , 96F*'67 “' (+('\$*'1 P"&(2+ " , l &=(\$& *\$6 ['())#.l ” 7""% 1*3: 2G4# <4', *)8 *E . 2%)49#+ =*%,)8 VV Y DLE7